

雪天的冷与暖

路秀华

室内的暖风吹得头脑昏昏沉沉，加上人事纷纭，真让人难以静下心来想什么、做什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室外让人无法抗拒的今年迟来的第一场雪的诱惑，还说什么呢？穿好外套冲出去。

外面的世界早已不是被雾霾蒸了魂般的混沌与枯寂，而是变得玉宇澄清、银装素裹，让人恍惚间好像移步到了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中的美妙幻境。

灌木丛绽放出满树琼花，松、柏、冬青在雪的映衬下露出难得的青翠，路边的秃树干摇身一变成了身材挺拔容颜俊俏的美男子，小桥拱起柔美的曲线，小路变得缠绵多情，淡黄色的连椅铺上了棉垫子，浅绿色的垃圾箱戴上了洁白的小毡帽……呼吸着清冽的空气，听着咯吱咯吱的踏雪声，眼睛捕捉着扑朔迷离的美景，我感覺自己的心马上要从胸膛里飞出来了。

纷扰的人事渐渐消退，内心重又被歌漫而宁馨的情愫包围。北方人多矛盾，一边口口声声抱怨冬天的冷，

一边心心念念地数着九，盼着雪。雾霾多日，流感横行，更让人们的期盼变得迫切。还有半个多月就过年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姗姗来迟。

记忆里雪花几乎是与冬天结伴而来的，而且天气比现在冷多了。那一年我家的白菜还在地里，天儿突然飘起了雪花，再不收第二天就上冻了，父亲拉起地排车出了门，我像一条小尾巴跟在后面。到了地里，本来身体已经冻透了的，手一接触乍凉的白菜帮，浑身打一个激灵。我不由得惨叫：“好冷啊！冻煞咧！”父亲听了哈哈大笑，不屑一顾地说：“这才刚到零下，那有你说的那么冷？”父亲又跟我絮叨起他在东北的经历，零下三四十度，把他满口的牙齿都冻掉了，每次说起来却总是兴致勃勃。戴上父亲递过来的手套，我两手抱着白菜往一边使劲一掰，白菜的根就断了，特别结实的还要抱着白菜转几圈，越干越麻利，越干身体越暖和。

很多关于父亲的记忆现在想想就像那年乍凉的白菜帮，就像现在刮着的西北风，凛冽犀利，让人警醒。我

用除来的零食招待小伙伴，父亲知道了大为光火：“小小年纪就除账，这还了得？赶紧把钱还给人家！”我穿了条新毛喇叭裤，他见了马上阴沉了脸：“没裤子穿了吗？给你钱再买一条！”我洗衣服手上磨起三个泡，伸出手给他看，他轻描淡写地撂下四个字：“缺乏锻炼。”临近中考我迷恋上了《射雕英雄传》，母亲气得把书藏起来，看着我食不甘味的我，父亲偷偷地帮我找回来，连书带一句冷冰冰的话丢给我：“看完这本再不许看了！”我都三十大几的人了，第一次想废头怕回家他看见不乐意就事先打报告，那次他倒是恩付了好一会儿：“要是单位有80%的女同志读发，你也可以读……”

“昔闻长舌者，掩耳每不喜。”对于那些冷峻的训教，一开始的委屈、害怕、底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最美好的记忆。年龄越长，我越渴望父亲那样纯粹、自信、分明的人生境界，越知道这有多难。人生有太多介于“可”与“不可”之间的歧路，稍一犹疑，或许就不可逆

地走向了初心的对立面。

一开始报二胡班，母亲很是反对，说我身体刚恢复，有时间就养养精神，干嘛又费心去学这个？等几节课上下来，再背着二胡回家，母亲渐渐高兴起来，有次竟然说起：你爸爸拉二胡可好听了，他不管谱就能拉出好多曲子。我惊讶以前怎么不知道？母亲说：那是很早的事儿了，有了你他就不拉了，二胡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内心因此很是诧异、惊喜、遗憾了一段时间。多么奇特呀，我拉二胡、练字、养猫、养花、喜欢电影、喜欢读书，甚至举手投足，自己的身上越来越能找到父亲的影子。我想这份相同源自遗传，更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在老家时每逢下雪，父亲都要把院子里的雪扫起来堆在树下，让渐渐融化的雪水滋养树根。相比予人世间总难幸免的定格的“目送”，那些犀利冷峻的训教，在人事迷离中，是父亲给予女儿的最长久的陪伴。

写在前面的话：放寒假，在弟弟的副食品超市帮忙。他们忙一年，我只忙几天。他们在里面算账、拿货，我只在外面守着酒箱子——空闲之余，看街上的风景，有点动情处，追忆之。

——

一
一夫妇骑电动三轮车匆匆而来。丈夫骑着，妻子在后面指挥。“这儿这儿——”看来丈夫最近一个阶段不在家，身上穿的挺单薄，是毛衣，而不是棉衣。丈夫在老镇府门前慌忙停车，妻子则从上车上拎下一撮的花。我们这个地方管用钩针织的线工艺品叫做钩花，妇女们利用空闲时间替人加工，然后隔一段时间拿着加工好的成品换回加工费，以充当自己的零花钱。妻子一个人到里面去交货交加工费了，丈夫则在外面等。不大一会儿，妻子喜滋滋地出来了，手里握着一把花花绿绿的人民币。丈夫问：多少钱啊？妻子答：50多元。丈夫笑着说：还不够一条烟钱呢！走，到超市里给我拿条烟。夫妇二人一前一后走入弟弟的超市。又不大一会儿，他们又前一后出来了。丈夫的手里拿着一包烟，妻子的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只牙刷一筒牙膏。妻子忙忙活活十几天甚至十几个夜晚，此刻变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他们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

很快两人消失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了。

二

又是两个人来赶集，不过，他们是母子。
儿子把脚蹬三轮车停在超市一旁的农资门市上，那儿到底非常空闲，他们和店主也可能比较熟悉。
母亲年近七十了，儿子也四十出头。

母亲拎着一个黑皮提包，儿子则直接背着一个化肥包装袋。很长时间回来了，母亲拎着黑皮提包，里面鼓囊囊的，儿子则背着半袋青菜。他们路过超市门口，母亲问我：这种酒多少钱一箱？我说60元。再问：有鸡蛋吗？我答：有。无回话。他儿子也没说话。

他们回到三轮旁，儿子兴奋地说：娘，你看我给你买的棉鞋——行不行。还有还有一双，是我给爹买的，——15元呢！母亲看着鞋，脸上一脸笑，店主人也陪着说话。儿子脸上的那种自豪那种成就并不亚于拿了一个奥运冠军或者中了一个头奖。

他们走了。一会儿农资店主人过来告诉我：儿子是光棍，他爹脑中风还瘫在炕上呢——

三

快乐在天上。
一家三口赶紧归来。三十岁的父亲背着化肥袋，里面盛满青菜，间或有肉或者鞭炮之类的。他的妻子则拎着两个兜，或日用品或者儿子的衣服，过年都要给孩子们置办一身新衣服。儿子五六岁的样子，胸前斜跨着玩具冲锋枪，另一手则牵着一个气球，是个大公鸡的模样。
一阵风刮过来。
大公鸡的气球脱手而出，飞舞着上了半空。

儿子高声：气球——父亲站了站，看看天空，说：在天上呢。他的妻子也抬头看看：在那儿呢，真好看。儿子的脸也由阴转晴，大公鸡，天上飘，我们跑，它也跑！
气球好像恋恋不舍，飘的速度很慢。又像在这孩子，眼望着飘落到树枝上，又迎风而上。最后，飘远了——
一家人继续前行。他们没有任何得失的计较，于是快乐变得更加快乐。快乐不仅在天上，还在每一个快乐着的脸上。

童年的年（外一首）

程连华

童年的年盼啊盼
童年的年总是很慢很慢
童年的年匆匆就会过去

童年的年是一件新衣
童年的年是一挂鞭炮
童年的年是一顿白面饺子
童年的年是那几毛压岁钱

童年的年很快乐
也很简单
童年的年近了
但在梦中依然香甜

儿时的冬天

儿时的冬天很快乐
堆雪人、打雪仗

溜冰、打瓦、捉迷藏
冬天就是小伙伴们的快乐天堂

儿时的冬天很漫长
有时冻得我们握手、跺脚、捂耳朵
和小伙伴们一起疯跑、嬉闹
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
又觉得时间太短太短

儿时的冬天很遥远
儿时的冬天好怀念
村头的老槐树
树上的大铁钟
门前的石狮子
老屋、老井和老碾
还有那家过家家的女孩
究竟嫁了谁

2020年第一场雪（外一首）

曹方针

高天之上
云
终于破茧化蝶
翩跹而来
洁白的霓裳
随风吹舞

飘洒上绿意朦胧的麦田
飞进张开翅膀的诗里
落进抑扬顿挫的句里
飘进等待润色的散文里
落进梅花期待的梦中

捉一双白蝴蝶
放在宣纸上
奉上爱的供养
让梁祝的天籁琴声
伴它们飞翔

冬天的期许

一场雨
拉开了冬的帷幕
冬像洗尽铅华的素颜

苍白冷漠
失去怕人的温度
漫长的冬季
一天又一天加速
冷到极致
当你面对冬天厌倦时
忽觉暗香袭来
在万物冬眠的梦里
雪花开始飞舞
一树树梅花
正盛开在冰天雪地里

巾幗英烈

（东路梆子）

策划、编剧：左存喜 文创、编审：李向阳

序幕

旁白：（讲说人上场，用庄重的声音讲）在2016年清明节来临之际，县党政机关干部、学生、群众及各界人士到烈士陵园瞻仰为新中国建立而壮烈牺牲的先烈们。瞻仰扫墓活动结束后，有位青年男子在刘胡兰式巾幗英烈墓前深深三鞠躬，深思万千久久不语，他就是我们剧中人物的主人公洪英。洪英先烈的嫡孙牛继忠。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故事还得从1944年8月的一天深夜开始。
《啪啪一响两声枪响，全场灯光变暗》

第一场 解除误会

（幕后面传来日伪军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的声音）

地点：牛卫国家门口，<背景：草垛树林。>

牛卫国家上场，唱：我传递情报被跟踪，汉奸伪兵贼帮凶，急中生智忙脱身，急忙躲入草丛中。伪军甲乙上场

甲白：哎，他娘的，追着追着转眼怎么不见了人。

乙白：我说伙计呀，这伸手不见五指

的月黑的天，是咱俩看花了眼了吧？甲白：不可能，我眼巴巴跑到这儿来了。走，我们挨家挨户搜，我不信抓不着他。

乙白：我说你就听我句劝吧，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这天下还不知道是谁的呢，本乡本土的，我不管你了，这黑灯半夜的，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可回家接着媳妇睡觉去了。（乙下场）甲白：哎，他走了，光我自己，我他娘的我我也去小寡妇桂花家那里乐呵乐呵地。（甲下场）

幕布拉开，牛卫国家、屋内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两把、牛卫国之妻洪英坐。

洪英：哎！又到半夜啦，卫国又没回家来，真叫俺担着心呀！

洪英唱：我与丈夫结婚整十载，恩恩爱爱数十冬，俺爱他他爱我，日子虽贫也高兴，婆婆待我胜闺女，我奉婆婆如出娘。更喜生了一贵子，全家的欢乐笑不停。就是一年我常纳闷？他早出晚归我心不宁。深更半夜他就走，

回家鸡叫到天明。他神出鬼没我猜不透！再三琢磨我心不明。我虽多次追问他，他说东扯西拉把我哄，要是今晚他回来，他讲不出真情我绝不答应。

白：你说我丈夫到底是怎么个事呢？经常神出鬼没，早出晚归的，好像有些事瞒着俺，你问问他吧，他装听不懂，难道说外面有女人了，对不对，我丈夫他不是那种人，再说我丈夫他可是从心眼儿里爱着我的，你看他每次回来，对俺又亲又抱的那个热乎劲！<笑>真是让我琢磨不透。

<又想了一会>。哎，俺想起一个大事儿了，有好多次了，他叫俺去十八里寨子去找一个女人送钱，他给俺说给俺买麻花、买饅头他忘了带钱，俺的那个女人的钱，送钱送钱吧？他为啥总是事先把钱用纸包封好了，又说纸包不让我打开，也不让我看，这里头难道有什么事瞒着俺，哎！俺又想起了，那个女人长得可俊了，短头发、双眼皮、大眼睛。哎，想着想着俺怎么就吃醋了呢。<笑>不想，不管怎么着今晚他回来不把事给俺说清楚，俺就俺就不饶他。<笑>俺跟他离婚！跟他离婚！<笑>

<忽然响起叫门声，牛卫国从侧边走上，轻声叫门。>

牛卫国白：洪英，洪英，快开门，快开门啊。

<洪英赶紧急开开门，装着很生气的样子坐下>

牛卫国白：洪英，你看，我又给你买了麻花和饅头来了，你看你看趁热快吃吧。<哄着吃的样子>

洪英白：牛卫国，我告诉你，俺也不吃你买的麻花和饅头，俺再也不给你找的那个女人送钱去了。<嘿，装哭偷笑>

<牛卫国下了一大跳>

牛卫国白：<背着妻子>坏了坏了，难道洪英知道了内情，偷看了情报机密？不可能不可能，<叫到>：洪英，洪英，别胡思乱想了，快吃吧。<又上前拿着麻花向妻子嘴上去> 洪英白：我告诉你牛卫国，今天晚上，你不把早出晚归的事和让俺给送钱的那个女人与你啥关系说个明明白白，今晚上你休想睡觉，男子汉敢作敢当，做了不敢说，算什么男子汉。卫国啊卫国，我与你患难与共十年的夫妻了，你啥事不能说给我，说啊！牛卫国白：洪英别对俺。牛卫国唱：今晚洪英又追问，我怎能把党的机密对她说明！

洪英唱：看来我问到他疼处，他不彻底坦白我不答应。牛卫国唱：今晚若不把实情跟俺讲，她深深误会会害不容。

洪英唱：看样子他真有私情不敢讲，愿受夫妻他怎讲清。

牛卫国唱：怕的是她把俺往坏处想，伤透他心家不宁。

洪英唱：看他可怜为难道，俺假装生气俺心里疼。

牛卫国唱：巧借差手多次把情报送，可惜她呀一点都不知内里情。

洪英唱：卫国他不是那种人，俺帮他解脱难处，让他讲真情。

牛卫国唱：俺决定把真情对她讲，引导她支持我工作，并肩战斗干革命。

牛卫国白：洪英我问你，<走到妻子身旁坐下>洪英你说，这世界上谁最好？洪英白：那还用说吗，打俺心里说你好，你心里看谁最好，俺就不知道啦！<装生气的样子>

牛卫国白：我是说谁对穷人好？洪英白：共产党八路军呗！

牛卫国白：那你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干的事吗？洪英白：那还用问吗？可俺是个女人，俺也不知道共产党在那里，八路军在那里，也不知道咋个支持法？！

牛卫国白：洪英，你看你丈夫是什么样

的人？洪英白：难道你是牛国住良的嘴，起身，吴一惊前后观望后又坐下继续说：你真是共产党？<牛点头，俩人抱在一起>。卫国，今晚上俺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那你让我给送钱的那个女人又是咋回事？你和她到底又是什么关系？

牛卫国白：洪英，不该你知道的还是要多问，她是比咱俩更好、更高尚的人。

洪英白：我懂了，卫国，我错怪你了，卫国，俺也能申请加入共产党吗？

牛卫国白：不光能，你已经给党送过多次重要情报文件了！

洪英白：今天完善你让我知道很多革命道理和知识，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地支持你的工作，多多为党做贡献。卫国啊，今晚上我太高兴、太幸福啦。

牛卫国白：洪英，渤海区党委成立了，全国的抗战已进入大反攻阶段，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你要一如既往地配合我的工作。我会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你的情况，你也要更严格要求自己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洪英白：我全听你的卫国，天快亮了，快睡吧！<俩人拥抱在一起>

落幕

（未完待续）



国画 李学辉